

世界文学译丛

百万英镑

周殿富◎主编 [美]马克·吐温◎著 马海旭◎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百万英镑》描写了在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小办事员出海游玩，在伦敦时两个富家兄弟借给了他一张一百万英镑的钞票，最后这个小办事员利用这张百万英镑发了一笔财，还获得了一位小姐的芳心。小说通过小办事员的种种「历险」，嘲弄了金钱在资产阶级社会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作用。

百万英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世界文学译丛

百万英镑

周殿富◎主编 [美] 马克·吐温◎著 马海旭◎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周海莉
责任校对：北京慧眼校对
版式设计：马宇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万英镑 / (美) 马克·吐温 (Twain, M.) 著; 马海旭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7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5463-3070-9

I. ①百… II. ①马… ②马… III. ①中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9013号

书 名:	百万英镑
著 者:	[美] 马克·吐温
译 者:	马海旭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55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5463-3070-9
定 价:	28.8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出版前言

——永恒文学丰碑

伟大的思想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书虽则不能延伸一个人的生命之长，但却可以拓其生命之宽；读书不仅可以使人知世明理，也可以使人活得更更有高度、更有深度。数百年来，文学名著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宝贵财富，在世界的作家行列里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现实主义作家如高尔基、罗曼·罗兰、海明威等；现代主义文学精英如艾略特、卡夫卡、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浩如烟海，令人目不暇接。

名著之所以一直魅力不减，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名著所包含的人物命运极度的悲剧色彩感染本善的读者心灵，也不仅仅是因为那些震撼人心的爱情或多或少的缺憾给人以似曾相识的错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与每一位读者息息相关，每一位人物的个体都是现实中的每一位读者，他们时而伟大，时而渺小，使得每一位阅读这些名著的人，在轮番上演的各类悲喜剧中，看到了自己真实的人生。除此之外，读者更多地会从这些名著里得出特别的思想，这些思想或者能拯救他们的心灵，或者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所以，面对这个世界，尽管人们时时处在喧嚣与忙碌中，时时面临欲望之海的威逼，及至于到达绝壁深崖，人们却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名著的阅读。因为只有名著的阅读中，迷失和疲惫的现代人才能重温躺在母亲怀里的温暖，才能像远走他乡的游子回到故土一样，让自己的心灵“诗意地栖居”。

于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数十次论证、调研，组织众多资深人士编译了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长期而宏伟的工程，因为肩负着为读者奉献巨大精神财富的重担；对你们来说，或许你眼前的这部《世界文学译丛》就是一条通往书山的捷径，是你采撷文学海洋中无数浪花的垫脚石。所以，在编辑过程中，编委们全面整合世界名著，纵向上选

择了不同时代的大家名著；横向上则注重体现各个学科领域的经典名著；内容上涵盖了历史、哲学、艺术、自然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未来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所有的这些经典名著，有的影响了一个时代，有的甚至对某个学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书可以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指导意义。然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面对浩瀚书海，常会感到无所适从，每一部世界名著都像一座高山，层峦叠嶂，令人望而生叹：这样一部部宏伟巨著，该如何读起，从哪儿读起呢？

对此，《世界文学译丛》为了弥补这种遗憾，编委会尽力全面收罗了世界文学海洋里影响力最大的百部名著，使读者因此更具选择性，也可以完全按自己的爱好来阅读。另外，编委会在选择、打造世界文学名著宏伟工程计划的同时，也未忽视其审美要求，无论是编者还是设计人员都力图把它打造成一部艺术性与知识性相融合的全文化作品，大胆创新的版式设计，简约清新，既体现出历史的演进，又给人以跌宕起伏的韵律之美。通过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让读者直观、深入地了解世界名著，提高人文素质。当读者打开这套《世界文学译丛》时，文化的力量随着书籍的新颖风格一起流淌，思想与文字的根深变得轻松亲切，使读者不知不觉中开始一段愉快的读书之旅。

《世界文学译丛》工程气势恢宏，必将成为一场盛大的文化宴会。对此我们坚信，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为读者竭力奉献的也必将是一次心心相印的对视，一次期待已久的重逢，让读者与伟大者的思想同在，与精彩一路随行。

目 录

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	1
田纳西的新闻界	5
我最近辞职的事实经过	10
火车上人吃人纪闻	14
一份大宗牛肉合同的故事	21
我怎样编辑农业报	27
竞选州长	32
我给参议员当秘书的经历	36
一个真实的故事	41
迈克·威廉士夫妇对膜性喉炎的经验	44
爱特尔华·密尔士和乔治·本顿的故事	50
迈克·威廉士太太和闪电	54
法国人大决斗	60
稀奇的经验	67
被偷的白象	88
谈撒谎艺术的没落	105
加利福尼亚人的故事	110
与移风易俗者同行	116
他是否还在人间	128
百万英镑	136
狗的自述	153
三万元的遗产	160
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	183
案中案	224
坏孩子的故事	266
好孩子的故事	269
哥尔斯密的朋友二次出洋	272
神秘的访问	277

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

东部的一位朋友来了信，让我去拜访好脾气的、爱絮叨的西蒙尼·威勒姆，向威勒姆打听他的朋友里昂尼达斯·万·斯麦雷尔的下落。受人之托，又是老朋友，所以我不能不去。事后我琢磨着，这位里昂尼达斯·万·斯麦雷尔恐怕是瞎编出来的，我朋友根本就不认识这么一个人。我的朋友准是策划着：只要向老威勒姆一打听，他马上就会联想起那个厚脸皮的杰姆·斯麦雷尔来，之后就会打开话匣子，把那些又臭又长、和我毫无关系的陈年旧事抖搂出来，把我烦死。如果这是我朋友存心干的，那他就做对了。

在破破烂烂的矿山屯子安吉尔里有一座歪歪斜斜的酒馆，像个慵懒的乞丐。我见到西蒙尼·威勒姆的时候，他正靠着吧台旁边的炉子舒服地打盹。他是一个胖子，秃脑门，一脸安详，透着和气与朴实。看到我进门，他站起来问了声好。我告诉他，是我朋友让我来打听他儿时的一位密友，这个名字叫里昂尼达斯·万·斯麦雷尔，听说这位年轻的传教士曾在安吉尔屯子里住过。我还加上了一句话：如果威勒姆先生能把里昂尼达斯·万·斯麦雷尔神甫的消息告诉我，我将感激不尽。

我被西蒙尼·威勒姆逼到墙角，用自己的椅子封住了我的去路，然后向我讲述了一大通枯燥无味的事情。他不露一丝笑容，不皱一下眉头，从开始就用四平八稳的腔调讲，一直没有变过。他绝不是生性就爱唠叨的人，在他收不住的话头里透着真诚的感人情绪。

按他的想法，别管这故事本身是不是荒唐可笑，他都把讲故事当做一件重要事来办，而且对故事里的主人公无限崇拜，认为他们都是智谋超群有勇有谋的大人物。我听凭他按照自己的路子讲下去，一直没有打断。

里昂尼达斯神甫，嗯，里神甫——嗯，这里从前确实有过一个叫杰姆·斯麦雷尔的，那是1849年冬天，也许是1850年春天，不知道怎么了，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总归不是1849年就是1850年，因为他刚到屯子的时候，那个大渡槽还没造好呢。别的不说，要比谁更精，他可是天下第一。只要有人愿意和他打赌，他就绝对奉陪，碰上什么就赌什么。别人不赌黑，他就赌黑；别人不赌白，他就赌白。不管怎么样，别人想怎么赌，他都奉陪。不管什么情况，只要能赌得起来，他就很高兴了。即使是这

样，他一直有好运气，那可不是一般的好，十有八九总是他赢。他老惦记着找机会打赌；不管任何事情，只要有人提出来，不管你的注下哪一边，他都照赌不误。这些我刚才都告诉过你啦。

赛马的话，收场的时候如果他不是赢得满满当当，就是把内裤都输掉；如果斗狗，他赌；斗猫，他也赌；斗鸡，他还是赌；嘿，即使有两只鸟停在篱笆上，他也要跟你赌哪一只先飞起来。屯子里聚会他每次必到，到了就拿沃夏克牧师打赌。他打赌说，沃夏克牧师是头一位在这一带布道的。这是不用讨论的，他天性就是一位好人。要是他看见一只屎壳郎正在往前走，他就跟你赌它几天才能到一个什么地方。只要你接茬，哪怕要去遥远的墨西哥，他也会跟着那只屎壳郎，看看它最近是不是去那儿了，路上得花多长时间。

这儿的小伙子基本都见过斯麦雷尔，都可以给你讲讲这个人的故事。嘿，他的故事绝对不会重了样——不管什么他都赌——那家伙特有意思。有一回，沃夏克牧师的太太病得不轻，有好几天的工夫，我们都认为她没救了。可一天早晨牧师来酒馆了，斯麦雷尔站起来问他太太怎么样，他说，全凭主的大恩大德她好多了。看这势头，有主保佑，她能缓过来。还没等他讲完，斯麦雷尔就冲旁边的人来了——一句：“这样吧，我压两块五，赌她不可能缓不过来。”

斯麦雷尔有一匹母马——小伙子们都管它叫“一刻钟老太太”。这话损了点儿，它跑得肯定比这个快一点儿，因为他还经常靠这匹马赢钱呢。虽然它慢慢吞吞的，不是得气喘，生瘟热，就是有痨病，或者这一类乱七八糟的病。别的马总是让它先跑两三百码，快要到终点的时候，它就抖起精神，拼出老命，拼命跑。四只蹄子四处乱甩，有的甩空了，有的甩偏了踢到篱笆上，弄得尘土飞扬，再加上咳嗽、打喷嚏、擤鼻涕，场面闹闹哄哄的——跑到裁判席前头的时候，它每次都比别的马早一个头，早得刚好可以让人看明白。

他还有一只小斗狗，光看外表你准以为它一文不值，就配在那儿拴着，一副贼溜溜的样子，老想着偷点什么东西。可是，一旦被下了注，转眼它就变了。它的下巴颏向前伸着，就像火轮船的前甲板，下槽牙都露了出来，牙齿像煤火一样放着光，似乎充满异样的感情。别的狗抓它、耍它、咬它，接二连三地爬到它背上咬它的耳朵，可安得罗非·杰克逊，这是那条狗的名字，安得罗非·杰克逊老是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好像它人生已经没有别的盼头。压另一边的赌注一翻再翻，直到再没钱往上押的时候，它就一口咬住另一条狗的后腿，一直不松口。你明白吗，光咬，叼着不动，哪怕等上一年也不要紧，直到那狗服软。

斯麦雷尔老是靠这条狗赢钱，直到遇上一条没后腿的狗，在它身上碰了钉子。那只狗的后腿被锯片给锯掉了，那一次，两条狗斗了很长时间，两边的钱都压完了，安得罗非·杰克逊扑上去照着习惯了的地方下嘴的时候，立刻就发现自个儿上当了，看出它让别的狗给涮了。怎么说呢，它当时好像是大吃了一惊，跟着就有点儿没精打采，再也没有努力去赢下那一场比赛，它让人骗惨了。它朝斯麦雷尔瞧了一眼，好像是说它的心伤透了，这都是斯麦雷尔的错，怎么弄了一条没有后腿的狗来让它咬呢，它斗狗本来就是靠咬后腿的嘛。后来，它一瘸一拐地走到了旁边，躺到地上就死了。那是一条好狗，安得罗非·杰克逊要是还活着，准能出名，胚子好，又聪明——我敢担保安得罗非·杰克逊有真本事，它什么场面没经过啊？一想起它最后斗的那一场，想到它的下场，我的鼻子就发酸。

唉，这个斯麦雷尔呀，他还曾经养过抓耗子的狗、小公鸡、公猫，全是这一类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论你和他赌什么，他都能跟你兵对兵、将对将，跟你赌个没完没了。有一天，他逮到了一只蛤蟆，说是要带回家好好驯一驯。足足三个月，他不干别的事，光待在后院里教那只蛤蟆蹦高。你别不相信，他还真把蛤蟆给驯出来了。只要他从后头点蛤蟆一下，那蛤蟆就会像翻煎饼一样在空中打个转——也就是翻一个筋斗，要是跳得好，也许能翻两个，然后稳稳当当地四爪着地，就像一只猎犬。他还训练那只蛤蟆逮苍蝇，通过勤学苦练，练得那蛤蟆不论苍蝇飞出去多远，只要瞧得见，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回回都能逮得着。

斯麦雷尔说蛤蟆特爱学习，学什么会什么——这话我信。嘿，我就瞧见过他把丹尼罗·韦伯斯特放在那块地板上，那蛤蟆叫丹尼罗·韦伯斯特，大喊一声：“苍蝇，丹尼罗，苍蝇！”在你来不及眨眼的时候，蛤蟆就噌地照直跳起来，把一只停在那边柜台上的苍蝇吞下去了，然后像一摊泥“扑嗒”一下落在地上，还拿后腿抓耳挠腮，神态自若，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好像觉得自个儿也不比别的蛤蟆强到哪里去。

虽然它很有能耐，你还真找不着比它更朴实、更爽快的蛤蟆了。从平地上规规矩矩地往上跳，它是你见过的所有蛤蟆中跳得最高的。从平地往上跳是它的看家本领，你明白吗？如果比这一项，斯麦雷尔就会一路把注压上去。蛤蟆是斯麦雷尔的宝贝。要说也是，即使是那些见多识广的老江湖，也从来没见过这么棒的蛤蟆。

斯麦雷尔用一个小笼子养着那只蛤蟆，时不时地带着它在大街上闲逛，设赌局。有一天，一个外乡的汉子——到屯子里来，正碰上提着蛤蟆笼子的斯麦雷尔，就问：

“那笼子里头装的是什么东西呀？”

斯麦雷尔冷着脸说：“按着常理它该是只鸚鵡，也许呢，该是只雀儿；可惜它偏不是，是一只蛤蟆。”

那汉子拿过笼子，左右转了几下，细细地瞅了一会儿，说：“嗯——还真是个蛤蟆，它有什么特别的吗？”

“噢，”斯麦雷尔不紧不慢地说，“它有一项看家本事，它比这卡县地界的任何一只蛤蟆蹦得都高。”

那汉子又拿过笼子，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半天，才还给斯麦雷尔，慢吞吞地说：“是吗？我也没瞧出来这蛤蟆比别的蛤蟆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也许你没瞧出来，”斯麦雷尔说，“对蛤蟆，你也许是个内行，也许是个外行；或者是个老把势，又或者什么都不是；这么说吧，或者只是个看热闹的。别管你怎么看，我心里有数，我赌四十块钱，敢说这蛤蟆比卡县随便哪一只蛤蟆都蹦得高。”

那汉子想了一会儿，有些为难：“呃，在这儿我人生地不熟的，也没带着蛤蟆。要是我有一只，肯定跟你赌。”

这时候斯麦雷尔高兴极了：“好办，好，只要你替我拿着这笼子一小会儿，我就去给你逮一只来。”就这样，那汉子替他拿着笼子，把他的四十块钱和斯麦雷尔的四十块钱叠在一起，坐在原地等着斯麦雷尔。

这汉子坐在那儿思前想后，考虑了好一会儿，然后把蛤蟆从笼子里头拿出来，扒开它的嘴，掏出把小勺来，给蛤蟆灌了一肚子的火枪铁砂子，直到蛤蟆的下巴颏都满是铁砂这才把蛤蟆放到地上。斯麦雷尔呢，他到洼地的烂泥里稀里哗啦地乱抓了一气，还真逮住一只蛤蟆。他把蛤蟆带回来，交给那汉子说：“OK，如果你准备好了，就把它跟丹尼罗并排放着，把他的前爪跟丹尼罗的放齐了，我来喊开始。”然后他就喊：“一——二——三——蹦！”他和那汉子点那两只蛤蟆的背，那只新的蛤蟆特使劲地蹦，可是丹尼罗一直喘粗气，光耸肩膀，就这样，像法国人似的，就是异常笨重跳不起来。跟生了根一样，它动不了，连挪挪地方都办不到。斯麦雷尔又纳闷，又上火，当然啦，他怎么也没想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汉子拿起钱就走，临出门了，他还拿大拇指戳戳丹尼罗的肩膀，就像这样，慢吞吞地说：“我也没看出来这蛤蟆比别的蛤蟆有什么好的。”

斯麦雷尔呢，他在那儿又抓耳又挠腮的，低着头端详了丹尼罗好一会儿，最后说：“这蛤蟆怎么就这么栽了，到底它犯了什么毛病？看起来，它肚子胀得厉害。”他揪着丹尼罗脖子上的皮，把蛤蟆抓起来，说：“它至少五磅重啊！”把蛤蟆头朝下，呛出满满两大把铁砂子来。这时候斯麦雷尔才反应过来，他气得发疯，放下蛤蟆就去追那汉子，可惜没有追上。

这时候，前院有人喊西蒙尼·威勒姆的名字，他就站起来看找他有什么事。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回头对我说：“在这儿坐着，哥们，等会儿，一转眼我就回来。”

呵呵，对不住了您哪，我想，即使听完牛皮糖杰姆·斯麦雷尔的故事，也不可能打听到里昂尼达斯·万·斯麦雷尔神甫的消息，于是我拔腿就跑。

走到门口，威勒姆回来了，他拽着我又打开了话匣子：“哎，我跟你这个斯麦雷尔有一头只有一只眼睛的母黄牛，而且尾巴没了，只剩一个尾巴蹶子，就像一根香蕉，还有——”

可我没有工夫也没有这个嗜好。还没等他开始讲那头惨兮兮的母牛，我立马走了。

田纳西的新闻界

一位记者把孟文斯特《高山报》的总编辑称为过激派，孟文斯特给予他这样温和的抨击：“当他开始写头一句话的时候，或写到中间，加着标点符号时，他很清楚他是在捏造一个谎言，这个谎言充满着无耻作风、子虚乌有的句子。”

——《商报》

医生告诉我，南方的气候有益于我的健康，因此我来到南方的田纳西，担任了《朝华与约翰生县人民报》的编辑职务。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发现主笔先生斜靠在一把三条腿的椅子上，双脚放在一张松木桌上。房间里还有另外一张松木桌子和一把残废的椅子，两张桌子上都几乎铺满了报纸和剪报，还有很多原稿，显得有些凌乱。角落里有一只装满沙子的木箱，里面有许多雪茄烟头和“香烟屁股”。还有一只火炉，火炉上有一扇可以上下开关的门搭了下来。主笔先生穿着一件背后很长的黑布上装和白麻布裤子。他的小靴子用黑靴油擦得很亮。他穿了一件有皱褶的衬衫，戴着一只很大的有图章花样的戒指，还围着一条旧式的硬领，一条两端下垂的方格子围巾。服装的年代大约是1848年。他边吸着一支雪茄一边用心推敲着每一个字，他的头发已经被他抓得乱七八糟了。他皱眉瞪眼，样子非常可怕。我估计他正在拼凑一篇特别伤脑筋的社论。他叫我把那些交换的报纸稍微看一下，并写一篇《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把那些报纸里面

所有有趣材料通通摘录下来。

于是我写了下面这么一篇：

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

《地震》半周刊的编者们显然是弄错了对于巴里哈克铁道的报道。公司非但不是要放弃巴扎维尔，而是认为这个地方是沿线最重要的站点之一，因此绝不会有轻视它的意思。《地震》的编辑们应当予以更正。

西金丝维尔《震撼与自由言论》的高明主笔约翰·布罗松先生昨天到达本城，并住在范·布西伦尔旅舍。

我们发现泥泉《晨声报》的同行认为范·维特的当选还不是确定的事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但是我们想他在没有看到我们的纠正之前，一定会认识到他的错误。他显然是受了尚未完全揭晓的选票数字的影响而作了这个不正确的推断。

有一个可喜的消息：布雷罗维尔城正在设法与纽约的几位工程师达成用尼古森铺道材料翻修那些几乎无法通行的街道的合约。《每日呼声》极力鼓吹此事，并且似乎对最后成功有十足把握。

我把我的稿子交给主笔先生，听凭他采用，修改，或是撕毁。他看了一眼，脸上就显出不高兴的神情。随着他一页一页地往下看，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可怕。显而易见，一定是出了毛病。他随即就一下子跳了起来，嚷道：“哎呀哈！你以为我会用这种口气提起那些畜生吗？你认为订户们会把这种糟糕的文章看下去吗？把笔给我吧！”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支笔像这样恶毒地连勾带画地一直往下乱涂，肆虐地把别人的动词和形容词乱画乱改。他正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有人从敞开的窗户外面向他放了一枪，把我的一只耳朵震得和另一只不对称了。

“嗨，”他说，“那就是史密斯那个浑蛋，他是《自由之声报》的——昨天就该来哩。”于是他非常麻利地从腰带里抽出左轮来回了一枪。史密斯被打中了大腿，倒在地上。因为被主笔先生打中了，他的第二枪，就落了空，打中了一个局外人。那就是我。还好，只打掉一只手指。

于是主笔先生又开始了他无情的涂改和增删。他刚刚改完的时候，有人从火炉的烟筒里扔了一个手榴弹进来，一声爆炸，火炉被炸得粉碎。幸好我只是被一块乱飞的碎片敲掉了两颗牙齿，此外并无其他损害。

“那个火炉完全毁了。”主笔说。

我说我也确信是这样。

“唉，没关系，这种天气已经用不到它了。我知道这是谁干的事情。我不会放过他的。你看，这篇东西应该这么写才对。”

我把稿子接过来。这篇文章已经被修改得体无完肤，假如它有个母亲的话，她也会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了。现在它成了下面这样：

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

《地震》半周刊那些撒谎专家显然又准备对巴里哈克铁道的消息再造一次谣。这条铁道是19世纪最辉煌的计划，而他们却要散布那些卑鄙无聊的谎言来欺骗高尚和宽大的读者们。巴扎维尔将被放弃的说法，根本就是那些骗子自己可恶的脑子里产生出来的——或者还不如说是他们的肮脏的脑子里产生出来的。他们应该挨一顿皮鞭子才行。他们如果想要避免人家打痛他们的贱皮贱肉，那就最好把这个谎言收回。

西金丝维尔《震撼与自由言论》的那个笨蛋布罗松又到这里来了，他厚着脸皮赖在范·布西伦尔旅舍不走。

我们发现泥泉《晨声报》那个昏头昏脑的恶棍又开始了他骗人的把戏，他放出了谣言，说范·维特没有当选。新闻界被赋予的使命是传播真实的消息，铲除错误，教育、改进和提高公众道德以及风俗习惯的趋向，并使所有的人更文雅、更高尚、更慈善，在各个方面都更好、更纯洁、更快乐，而这个黑心肠的流氓却一味放弃他那神圣的身份，专门进行欺诈、毁谤、谩骂以及散步下流的话。

布雷罗维尔城要用尼古森铺道的材料修马路——其实它更需要一所监狱和一所贫民救济院。一个巴掌大的市镇，只有两个小酒店、一个铁匠铺和那狗皮膏药式的报纸《每日呼声》，居然想修起马路来，真是异想天开！《呼声》的编者卜克纳这个下贱的小人正在四处嚷嚷，以他那惯用的低能的话极力鼓吹这桩事情，还自以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你看，这样写才行，既有刺激性，又中肯。软弱无力的文章让我看了心里很不舒服。”

这个时候，有人从窗户外面抛了一块砖头进来，把玻璃打得噼里啪啦

响，震得我背上发麻。于是我移到火线以外——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妨碍了别人。

主笔说：“那大概是上校吧。我等他两天了。他马上就会上来。”他猜得不错。上校很快就到了门口，而且手里拿着一支左轮枪。

他对主笔说：“老兄，您可以让我和编这份肮脏报纸的胆小鬼打个交道吗？”

“可以。请坐吧，老兄。当心那把椅子，它缺一条腿。我想您可以让我和那个无赖的撒谎专家布雷特斯开特·德康赛单独聊一会儿吧？”

“可以，老兄。我也有一笔小小的账要和您算一算。您觉得合适的话，我们就开始吧。”

“我在写一篇文章，谈谈‘在美国的道德和智慧发展中令人鼓舞的进步’这个问题，正想赶完，不过不要紧，咱们开始吧。”

两支手枪同时砰砰地响了。主笔的一撮头发被打掉，上校的子弹则将它的旅程终止在我的大腿上。上校微微调低了一点左肩。他们又开枪了。这次他们都没有射中目标，却射中了我——胳膊上中了一枪。等放第三枪的时候，两位先生都仅仅受了一点轻伤，而我被打碎了一块颧骨。于是我说，我还是出去散步为好。他们私人的事情，我不想再参与在里面。但是那两位先生都要求我继续坐在那里，并且极力说我并没有妨碍他们。

然后他们一面再装上子弹，一面谈选举和收成的问题，而我只能手捂着伤口静静地听着。他们马上又开枪了，相互打得非常起劲，每一枪都没有落空。不过应该说明的是，六枪中的五枪都打在了我的身上。另外那一枪打中了上校的要害。他很幽默地说，是时候他该告辞了，因为他还要进城去办事情。于是他探听了殡仪馆的所在，随即就走了。

主笔转过身来向我说：“我约了人吃饭，得准备一下。请你帮帮忙，帮我校一下稿，招待招待客人吧。”一听说让我招待客人，我就不免有些畏惧，可是刚才那一阵枪声还在我耳朵里响，我被吓得魂不附体，因此也就想不出什么话来拒绝。

他继续说：“琼斯四点钟会到这儿来——赏他一顿鞭子吧。吉尼西佩也许还会来得早一点——把他从窗户里摔出去。弗格森尔大约四点钟会来——打死他吧。我想今天就只有这些事了。要是你还有多的时间，你可以写一篇挖苦警察的文章，把那督察长臭骂一顿。牛皮鞭子在桌子底下，武器在抽屉里，还有子弹在那个犄角里，另外棉花和绷带放在文件架的上面。要是出了事，楼下有外科医生蓝赛。他在我们报上登广告，我们给他抵账就是了。”

他走了之后。我浑身发抖。后来那三个钟头结束的时候，我已经经历

了几场惊心动魄的会谈，以致安宁的心境和愉快的情绪全都消失了。吉尼西佩是光顾过的，他反而把我摔到窗户外面了；琼斯又准时来到，我正预备赏他一顿皮鞭子的时候，他倒给代劳了；还有一位不在清单之列的陌生人和我干了一场，结果我被他剥掉了头皮；另外还有一位名叫汤普生的客人将我一身的衣服撕得粉碎；后来我被逼到一个角落里，被一大群暴怒的编辑、赌鬼、政客和横行无忌的恶棍们包围着，他们一直大声叫嚣和谩骂着，在我头上挥舞着武器，空中闪耀着钢铁的闪光。我就在这种危机中写下辞去报馆职务的信。

正在这时候，主笔回来了，和他一块来的还有乱七八糟的一群兴高采烈的、热心帮忙的朋友。于是又发生了一场斗殴和残杀，简直不是用笔墨所能形容出来的。人们被枪击、刀刺、砍断肢体，身体被炸得血肉横飞，人被摔到窗户外面去。一阵短促的风暴般的阴沉的咒骂，夹杂着混乱和狂热的舞蹈，朦胧地发出闪光，随后就沉寂了。五分钟之内世界安静了下来，只剩下血淋淋的主笔和我坐在那里。四周的地板上到处铺满了这一场厮杀所留下的一塌糊涂的战迹。

他说：“你慢慢习惯了，就会喜欢这个地方。”

我说：“我不能不请求您的原谅。我想我得再花点时间才能使写出的稿子合您的意。我只要经过一番练习，熟悉了这儿的笔调，我相信我是能胜任的。可是说老实话，那种措辞的劲头实在有些欠妥，写出的文章难免会引起风波、被人打搅。这您自己也明白。文章写得有力量，当然是能够鼓舞大家的精神，这是不成问题的。可我还是不愿意像您这样，引起人家这么多的关注。像今天这样，老是有人打搅，我就不能安心写文章。这个职务我十分喜欢，可是我不愿意留在这儿招待您的那些客人。我的经历是新奇的，很不错，而且还可以算是别有一番风味，但是今天的事情还是有点不大公道。有一位先生从窗户外面向您开枪，结果打到了我的身上；一颗本来是给您送礼的炸弹从火炉烟筒里丢进来，结果让炉子的门顺着我的喉咙管溜了下去；一个朋友进来和您彼此问候，结果把我打得满身枪眼，弄得我的皮都包不住身子了；您出去吃饭的时候，琼斯拿皮鞭子揍了我一顿，吉尼西佩把我摔到窗户外面去，汤普生企图把我的衣服全都撕掉，还有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把我的头皮剥掉了，他干得简直太熟练了，就像个老手似的；还不到五分钟的工夫，这一带地方所有的坏蛋都涂着鬼脸来了，他们都拿着战斧把我吓得魂魄出窍。总的来说，我可是一辈子都没有遇到过像今天所经历的这么一场热闹。对不起，我喜欢您，我也喜欢您对客人解释问题那种不动声色的作风，可是您要知道，我不可能习惯这些。南方人的心太容易被感情所支配，而且南方人款待客人太豪爽了。今天我写的

那几段话，写得毫无生气，被您大笔一挥，把田纳西新闻界那股强烈劲势灌注到里面，又会不可避免地惹出一窝马蜂来。那一群乱七八糟的编辑们还到这儿来——他们还会饿着肚子来，要杀一个人当早餐吃哩。我不得不向您告辞了。叫我来参加这场盛宴，我只好敬而远之。我到南方来，为的是休养身体，现在还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我要回去，而且是说走就走，绝不留恋。田纳西新闻界的作风太使我兴奋了。”

说完这些话之后，我们便彼此歉然地分手了。之后，我就搬到了医院去，在病房里住了下来。

我最近辞职的事实经过

我刚刚辞职了。可是政府的工作好像还在照常进行，但不管怎样，它的车轮上都少了我这根轴。我原来是参议院委员会的秘书，现在已经辞去了这份差事。我看得出来，政府其他人员的想法也很清楚：他们根本不想让我参与国家大事的商议，所以，我只能离开，因为我没法子只当官差而不丢面子。

我一共在政府任职六天，如果我把这六天当中所遭遇的所有令人气愤的事情一件件、一桩桩，详详细细地说出来，那可以写出一本书来。他们指定我为委员会的秘书，却禁止我同抄写员打台球。不打球虽说无聊一些，倒还可以容忍，只要内阁其他成员给我符合我身份的待遇就行。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对我客气。每当我发现某个部门的领导推行错误的路线时，就会放下手里的工作，去纠正他，我把这当成我的职责。可他们从来没有谢过我一回。我满怀真诚地去见海军部长，对他说：

“先生。我认为法勒库罗特海军上将在欧洲也没干什么，闲闲散散的，像是在郊游野餐一样。这个嘛，也许蛮不错，不过我并不是这么想的。他要是不打仗，还是让他回国吧。一个人带领整支舰队去旅游，并没有什么用处，太浪费了。请您注意，我并不反对海军军官旅游，合情合理的旅游，厉行节约的旅游是可以的。可现在，他们还不如到密西西比河去放木排……”

你无法想象他当时发了多大的脾气！他还以为我犯了什么罪似的。但我并不在乎。我说我这么办既不花钱，还富于共和国的简朴精神，又没什么过错。我说，你想安安静静地旅行，乘木排比乘什么都舒适。

这时候，海军部长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在政府工作，他问我是负

责什么的。我心想在同一个政府里工作的人居然问出这样的问题，真叫人感到伤心。但我没有明说，只告诉他，我是参议院委员会的秘书。你猜他发多大的脾气？他命令我马上滚出他这个地方，以后只许管我分内的事情。我第一个反应是想撤他的职。当然，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还涉及其他人，而我又不会有什么好处，所以才没有撤。

接着我去找作战部部长。他根本不想见我，直到他知道我也在政府任职。我呢，如果不到万不得已，我想我才不会去理会他。我先问他借个火（他当时正抽着烟），然后我说，他维护李将军及其战友们的假释条款，我也同意，但是我不同意他对付平原上印第安人的方式。我说他兵力配置过于分散。他应该选择吸引住更多的印第安人，选一个有利的地形等着他们集中在一起，使双方都有足够的后勤支援，然后给它来个大屠杀。我说，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大屠杀才能使他们心服口服。如果他认为大屠杀太残忍，我说第二个绝招是使用肥皂和教育。肥皂和教育不如大屠杀来得快，但是从长远考虑，更能致命。因为杀掉一半，还剩一半，印第安人还能生长，可是如果你让他们上学，叫他们洗澡，那么他们迟早要完蛋。这个办法会慢慢损害他的体格，打击他生命的要害。

我说：“先生，是时候了，必须进行残酷的镇压。让那些破坏平原的印第安人受到肥皂和拼音本的严惩，让他们去死吧！”

作战部部长询问我是不是内阁成员，我说我是。他又问我担任什么职务，我说我是参议院委员会的秘书。于是他下令以藐视法庭罪将我逮捕，使我失去了一天的自由。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吭声了，随政府去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使命召唤我，我不得不听从它的命令。我访问了财政部长。他问我：

“您想要什么？”

这个我倒没有问题。我说：“甜酒。”

他说：“你有何指教？先生，开门见山吧，别拐弯抹角。”

他突然转移话题，我感到很是难受，这种行为令我反感。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计划，毕竟谈正事要紧。我接着诚恳地告诫他，他作的报告过于冗长。我说这么长而且结构别扭的报告是浪费时间，完全没有必要，其中没有描写，没有浪漫，没有感情，没有主角，没有情节，没有插图——甚至连一幅木刻都比不上。明摆着没有人会读这种报告。我奉劝他不要因为这样而毁坏了自己的名声。如果他想在文学方面有所造诣，那么写的时候一定得多加些花样。枯燥的细节绝对不能出现在里面。

我说日历片之所以如此风行，就是因为它上面有诗句，有谜语。他的财务报告要是加入一些谜语，销路一定更好，比他写进报告里去的国内税